



美蔣特務罪什錄之二

“順政國皇帝”真相

石志冲編

華東人民出版社出版

32
S16

• 美蔣特務罪行錄之二 •

“順政國皇帝”真相

石志冲編

華東人民出版社出版

書號：滬 462 (21—133)

“順政國皇帝”真相 • 美蔣特務罪行之二 •

編者：石 志 冲

出版者：華東人民出版社
上海新鄉路一號

發行者：紅華書店華東總分店
上海福州路三九〇號

印刷者：新華印刷廠
上海大連路一三〇號

(滬1)1—4,000

一九五一年四月初版

目錄

『順政國皇帝』真相	一
毒如蛇蝎的『D・R・P』	一五
『老母道』的罪惡史	一九

「順政國皇帝」真相

上海威海衛路三百四十八弄四十一號裏面，有一個藉名為理教的『遇僊堂』。走進大門，一股濃重檀香味向鼻孔鑽來，聞了使人昏迷無主。愈往堂裏走，光線漸漸慘淡，到佛像前面已黑沈沈的伸手看不到五指，三盞油燈，火光如豆，一閃一影的偶而照出漆黑的佛像，看了使人陰森可怕，毛髮聳然。右廂房有一間板壁和黃紙貼得密密的『關房』，今天已加上了人民公安局的封條。這就是五年來汪美蔣的漢奸與匪特，惡棍與騙子活動的魔窟。這班匪特以張順寶、朱扣寶、張恆增、殷有才、張伯勳等爲首，利用反動的封建迷信組織，欺騙落後人們的錢財，愚弄落後人們的意志。解放後，竟然成爲匪特活動的潛伏處所，發展武裝組織，等待時機到來，妄圖配合美蔣登陸，顛覆人民政府。但是他們終於逃不出人民的巨掌，一九五〇年八月初被上海公安局全案破獲，現已交人民法院依法嚴懲。

『順政國皇帝』匪特組織中的所謂『皇帝』，就是首要分子張順寶，今年四十六歲，國民黨員，游民出身，早年以製作麻將牌爲業，受封建性連環圖畫的毒素很深。二十六歲入理教信佛。一九三九年窮極無聊，受佛迷許炳生、毛森泰拉攏辦理教堂，張順寶卽存心不良。據張自供書中說：『看到崇拜佛爺迷信理教的人們魚貫而來，引起我從中取利的慾念。我知道要在迷信的圈子裏造成我的特殊地位，非有特別的驚人（騙人）表現不可。』於是與許炳生、毛森泰共同計劃由張順寶『修仙坐關』，張雖知道這是苦事，但妄想將來成爲『特殊人物』，就住在鐵鎖重重，板壁密封的小屋裏坐起『關』來。在三年六個月之內不吃煙火食，據張順寶自供書中敘述當時的心情說：『我在飢餓難忍，精神極端衰敗的時候，對於老佛爺的幻想也動搖了，我自己想到是受人愚弄了。』但是這一個騙局，在當時日寇愚民政策下，竟取得了一般落後人們的盲目迷信，真以爲張順寶『佛祖附身』，紛紛前來關房面前求子、求財、求『仙方』。張則乘機裝神作怪，妖言惑衆：『將來如要發財得子，今天就得多出香錢許願；如要病好，就要多出香錢

拜佛。』以香灰、供水作藥，迷弄人們。當時有一個理教會理事趙宏清，因孫子出痧子，張順寶即將香灰搓成幾團，胡說：『吃下這（金丹）就好，不要緊。』結果，孩子到家就死掉了。氣得趙宏清奔回佛堂擲掉香爐，大罵張順寶謀財害命。

『滿闌』的一天，參與騙錢的這輩匪徒，到外面擴大宣傳，說是張順寶已『修仙』成了『活佛』，哄動了一批迷信的人們前來開鎖，由小到大五十把鎖，開一把出一次錢，開得愈大，錢出得愈多。開得愈大也就『善根』愈厚。據說最大的一把鎖是偽上海警察局特高科科长楊錫光的姨太太開的，代價約當時偽中儲幣二十萬元。

在這『香火』旺盛的年頭，香客易萬全把自己的女兒易仙春拉進佛堂，替張順寶傳達『佛語』，匪特殷有才也拉進了朱扣寶、曹連生，易萬全還拉進了張恆、增等流氓、惡棍、漢奸，協助張順寶騙詐錢財。張順寶出『關』的時候，頭髮已長到一尺多長，眼睛發花，面無人色，四肢軟癱，已成爲一個半死不活的怪物。

了。匪徒們因見他已騙得了人們迷信，於是又慢慢把他養胖起來，並利用『坐關』期內騙到的巨額錢財，購買了威海衛路三百四十八弄四十一號的房屋，修建成『遇僊堂』，作為繼續擴大謀財與日後發展的魔窟。這時原來的當家毛森泰已被排擠出去，實權掌握在張、朱匪徒們手裏，『遇僊堂』不盡是利用迷信騙錢詐財的地方，而且成為匪特們經常活動的潛伏據點了。

一九四五年冬天，抗日戰爭勝利，張順寶、朱扣寶、張恆增、殷有才等匪徒們迷信騙錢的手法不斷被人揭穿，『遇僊堂』與理教的一部分人已鬧矛盾，僞上海社會局曾命令查封，但賴匪特朱扣寶和一些有財勢香客幫助，特別是獲得當時大流氓杜月笙的太太支持，免遭查封。因此更使張等大膽起來，於舊曆十二月十三日糾集了朱扣寶、張恆增、曹連生、殷有才等衆匪，及佛迷易仙春等同謀犯，僞造『達摩老祖』臨壇，現身說法：『天下將要大亂，真明天子出世，張順寶登基後十年即可奠定天下。』朱、張、曹、殷等也各懷野心，大爲捧場，三呼萬歲，定國號爲『順政國元年』，刻『順政國皇印』，參加這次『皇典』者都封

爲『開國大臣』，並鄭重其事頒給『御旨』，又號召儲存銀元達三百四十餘元，以充『國庫』，定每月十三日爲香期，三十日爲『達摩老祖聖誕』，煽惑人們來『遇僊堂』燒香，藉機詐財，每次達數十萬元。張等則於每月十三日深夜，舉行所謂『御宴』，實在是集所有匪徒吃喝一頓，分贓騙取錢財，計劃陰謀活動。

一九四八年蔣匪軍土崩瓦解，人民解放軍迫臨長江，『順政國皇朝』諸匪心緒惶惶，恐解放後不得進行非法活動。由朱扣寶、張恆增、曹連生、殷有才等匪策劃陰謀，首先到處散佈謠言：『天台山出了皇帝，四川已召好好幾萬人馬，參加保皇組織者得免災難。』張順寶幻想或可成其大事，於是又臨壇說法：『年內即有大變，衆弟子謹信誓言，成立『佛、國、俗會』爲一國家，宣化世界。』以此來妖言惑衆，擴展他的『皇帝』組織，阻撓人民解放軍勝利進攻，並企圖在解放後替蔣匪謀取潛伏基礎。

『順政國皇朝』開國大臣之一朱扣寶，曾在日偽時當過嘉善公安局偵緝員、情報員，又是虹口區著名流氓，綽號爲『四大金剛』。蔣匪時期爲毛森系著名打

手，任首都警備司令部駐滬辦事處新七組行動員，警察局『包打聽』。上海解放時隨匪特毛森、鄭庭顯、樂瑋等逃往舟山。據該匪自供書中敘述逃往舟山之狼狽情形說：『我們上了一隻捕魚船，由另一隻載兵船拖着，我們船上沒糧沒水，載兵船上有糧有水卻不肯給我們吃，四日夜沒有一點東西下肚，鄭庭顯餓得沒法，到處亂翻，翻到一小撮發了霉的鹹菜吃了，翻到一條生蛆的乾小魚也吃了。有一個『包打聽』餓急了，跑到載兵船上盛了一碗剩稀飯，被姓劉的少將處長看見，大罵一頓，並要將『包打聽』拋到海裏去。因此我們只好看着前面載兵船有吃有喝而沒有辦法。那時候連日下雨，大家用臉盆、帽子在船篷下接得雨水來解渴，以維持到不死。』雖然蔣匪如此虧待了朱扣寶，但他賊性不改，旋即接受上級樂瑋指使於一月後又潛返上海。積極在『皇帝』組織下發展匪特組織。

一九四九年六月，『順政國』匪特組織派人由朱扣寶率去匪方工作，企圖謀得匪方身分，以便潛滬支撐『皇帝』組織的威勢，配合蔣匪反攻大陸。於是張順寶就從所謂國庫中支取一部分銀元，由朱扣寶、張恆增、曹連生及朱、曹的兒子

與姪子共六人，第二次潛赴舟山。據張恆增供稱當時張順寶會希望：『我們在介石方面做了大官回來，佛堂裏也能『增光熱鬧』起來。』朱扣寶等到了舟山，樂匪已去台灣，他還想去台灣找老上級聯繫，但因當時船隻缺乏，結果找到了自稱『東南人民反共救國軍』殘匪丁奇部，朱扣寶、曹連生都當了聯絡參謀，張恆增當了搜索隊隊附，朱、曹的兒子和姪子當了副官。即由丁匪武裝掩護，再度潛返上海。據張恆增供稱：『去年七月初，我們乘一條船動身，帶有一座電台，七八枝槍和手榴彈一部，起初預備在三門灣登陸，因有三五支隊阻擋，後又到五子門登陸，因岸上解放軍警備力很強，於是改在石浦港內休息三天，轉到高塘登陸。到上海第二天，我就將經過情形告訴張順寶。』

與蔣匪取得聯繫後，匪特『順政國』乘上海『二六』轟炸後工商業困難，匪勢囂張之際，張、朱、張、曹、殷等匪徒一面散佈反動謠言，一面乘機擴大組織。僞借張順寶靈壇說法，擬具『文武編製』，妄想成立二十四個『御林軍』，並拉攏刻字匠，搜羅玉石，刻製『御印』、『帥印』，繕寫『聖旨』，焚香供

佛，六匪齊呼萬歲後，即由張順寶封官派將，儼若『皇朝』。當場封易仙春爲督導，封劉啓泰、易萬全爲左右二丞相，崔樹新爲『御文公』，毛森泰爲長老——專司拜壇，封葉松如爲『藩台』，朱大馬、毛嘯山爲『總兵』。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封朱扣寶爲『御林大元帥』，張恆增爲『行軍大元帥』，殷有才爲『皇軍大元帥』，曹連生爲『提督大元帥』，計劃由這四個元帥各負一方，建立武裝組織，俾時間到來，即興風作浪。張指示部下說：『目前不必動，將來到各地有人馬以後，一下子起來，便可成立。』並妄稱：『到行動的時候有神仙協助（即美帝蔣匪協助）。』又據『先鋒將軍』夏士明供：『當時張恆增曾說：「等美國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，我們皇帝組織參戰，可獲得更多的武器來武裝。」』並磕頭發誓：『如走漏風聲，願五雷擊頂而死。』匪徒們並規定暗語，稱自己人爲『金子』，稱皇帝爲『上方』，祕密暗號爲閃影，定出將來的制度：『馬路上不要警察，而用無業游民來做保鏢。將女人分成：「嫁出」、「未嫁」、「妓女」三種，一律古裝打扮。』胡說八道，荒唐已極。無非是想煽惑落後分子，以掩護其

匪特本質，便於發展而已。

匪特『順政國』以朱、張、殷、曹四『元帥』爲主，按照計劃，各霸一方，積極發展組織。每發展一人，均給以黃布一塊，作爲參加匪特『順政國』組織的標記，並且磕頭宣誓：『不走漏風聲，否則願五雷擊頂。』用這種迷信方式威脅匪徒保守祕密。朱扣寶首次發展宋毛頭等五人，均封爲『千總』，『百總』。殷有才發展碼頭流氓方阿根等參加，方又拉攏匪『上海在鄉軍人反共抗俄游動團』高鐵山等四人參加。殷匪當時向他們吹噓：『楊樹浦已有二百餘人，常州、無錫、漢口都有組織，兩三年內，即可武裝奠定天下。』

『行軍大元帥』張恆增首先發展了賭台惡棍夏士明參加，封爲『先鋒』，夏匪又用『結金蘭』方式發展了西藏中路一帶擦皮鞋匠、攤販參加，各封爲軍院、軍團、佐長等偽職，並命令每人每天須繳五百元，作爲匪特組織經費。夏士明還拉攏惡棍李志謙參加，李又發展了崑山武裝匪特二十餘人。張恆增因李有功，提升爲先鋒將軍。張恆增手下有了這一批匪特，就積極設法獲得武器。當時，

李志謙想出一個毒辣的計劃：配製一種迷藥，從駐有解放軍的門縫中吹進去，待解放軍悶倒後進門搶武器，或者用迷藥去搶劫人家。又有許克明等匪六人，預備去繳一個解放軍的槍，六個人盯梢一直盯到徐家匯，但被解放軍發覺，解放軍立刻把子彈登膛，嚇得六個匪徒慌忙而逃。

由張恆增發展參加匪特組織的郭春和，封爲『先鋒』之後，平日在南市以擺理髮攤爲掩護，匪徒不斷來他攤上理髮，邊理邊談，暗中進行聯繫。並將左面兩個測字攤頭與右面的補胎攤拉入組織，擔任守望工作。連續指使張伯勤、張兆坤等去南通、鎮江等地建立武裝組織的游擊根據地。郭春和得悉另一匪徒吳琴清擬勾結湖匪吳國忠，郭即與張恆增商量，準備利用吳國忠拉入張伯勤共同在太湖建立游擊基地，並去台灣聯繫，因當時沒有經費，於是由吳琴清、吳國忠率領殷福昌等二人，李志謙率領許克明等四人共九人，僱船一隻，去崑山取槍，陰謀劫蘇州北橋鄉公所四十擔公糧，在洋澄湖被民兵發覺追蹤，各匪計謀未逞，分頭逃回上海。

匪特湯生才是一個販毒搶劫著名的強盜，平日以修理三輪車爲掩護，解放前任蔣匪揚中保安總隊情報員，揚中指揮部蘇南游擊大隊長，參加『順政國』匪特組織後，發展蔣匪鎮江衛戍司令部情報員楊桂生等武裝匪特多人，由『順政國』封爲『先鋒將軍』。四月間受楊桂生領導，密赴鎮江，進行武裝活動。據湯生才自供書中說：『我們到鎮江後，在東焦某家暫住，第三天楊桂生等帶來旅行袋一隻，內藏短槍七枝，槍油一瓶，分頭擦好後，由楊分派：蔡雲風拿二號木殼槍，顧森瑞拿日本式手槍，朱海濤拿三號木殼槍，王某拿日本式木殼槍，楊自己拿二號木殼槍與另外的壞槍。敲詐二次，得到四十三萬四千元人民幣和五兩白粉。幾天以後被公安局發覺，我們就下船逃到連城洲，上岸時又給一個船夫看見，報告政府，風聲緊急，就逃來上海。』楊桂生逃滬時帶來盒槍二枝，同匪徒在北站、小世界搶劫二次，均失風未遂。沒有多久，楊桂生在揚州被捕槍決。

張伯勤是南通的著名惡霸，一九四四年敵偽清鄉時張當鄉長，幫助敵人燒殺人民。後來又當蔣匪鄉長，抓過二個鄉級幹部，親手槍殺過幹部陸盤，並敲詐過

金戒四隻，購買過步槍六枝，盒槍一枝。上海解放前，張參加蔣匪一二三師二團，投降後被遣散漏網。自參加匪特『順政國』組織後，與吳琴清、張其義、張兆坤等四人曾尋找蔣匪『江蘇省人民反共救國軍十八總隊獨立支隊』，匪『國防部二十四師十七支隊蘇南游擊大隊』，企圖接上關係，但因這些匪部均已被我擊潰，無法聯上。張並計劃赴南通以設『濟公壇』爲名義，發展匪特『順政國』組織，又圖通過關係拉攏匪『通如海啓支隊』發展武裝。由郭春和拉攏與楊桂生、湯生才聯繫，接受楊桂生的番號，準備在秋後雙方以南通、鎮江作出發點，向蘇北縱深發展。

經夏士明發展，參加匪特『順政國』組織之洪啓新係舊公務員出身，思想反動，曾積極發展了上面提到的武裝匪特郭春和參加，郭又發展了湯生才、張兆坤等五十八人參加。洪啓新自認有游擊隊關係在安徽，於是通過了李志謙騙得李的朋友周熊七十萬元，於五月間潛往蕪湖涇縣，參加了樸河村公所工作，偽裝進步，不久去縣受訓，當了秋徵幹部。潛皖不久，上海已有『順政國』匪特被捕，

洪啓新就接得稱呼爲『陽春金志』（陽春卽啓新別名），署名爲『聖內閃影』之祕密通知信一封，囑洪要小心潛伏。但洪犯無法脫逃，據洪啓新在被捕後自白書中寫道：『誰知今日已不同從前，任你遠出千里，終是逃不出人民的嚴密法網。』

發展到這個時期，『順政國』匪特組織已擁有一百五十多人，包括特務、漢奸、散匪、強盜、惡霸、流氓、游民、騙子、賭棍、毒販、反動的道友、教徒、舊軍官、舊公務員，集社會反動的渣滓之大成。散佈地區除以上海爲基地外，有鎮江、南通、崑山、蘇州、安徽。他們的主要目的是發展武裝組織，建立匪特游擊基地，妄想配合美帝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。

這些匪特們的活動，終逃不出人民的巨掌，自五月份以來，一一爲上海公安局破獲。當這些匪特們被捕的時候，有的才從幻想的『封建皇朝』迷夢中醒來，有的如張順寶在未捕之前惶惶不可終日，想投黃浦自殺，好像已到了皇朝末日。有的在關到牢獄裏以後，還妄想蔣匪幫回來。如在蓬萊分局時，張伯勤對『皇軍